

第二十四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公開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應亮（應）、周博賢（周）、莊梅岩（莊）、柯星沛（柯）、
關錦鵬（關）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司徒頌欣(司徒)

范：第一套作品《白沙堆》。

關：如果沒有感覺的不強行說可以嗎？

范：不需要每個人都發言，我只是建議每一套都可以評論幾句，給參賽者看到評審的意見。

柯：我猜參賽者也想知道評審的意見及肯定。

莊：我是先看完所有影片才去看初選評審的意見，我同意應亮所說的，《白沙堆》是過於工整及過於安全，很多地方也太直白。

周：之前在電腦看的，而這次是在大銀幕看，我覺得情況很不同。之前沒有那麼強烈的感覺，因大銀幕把有些東西放大了，一些細膩的感情，例如父與子、兩代之間的不同價值觀，包括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抗爭、大問題及小問題、動物權益、伴侶（關係）等，這些在大銀幕中放大了不少，也可能因此顯得直白。小屏幕是沒有這麼明顯的，現在的感覺是比較濃郁，評分會比之前高一點。

柯：這個作品我之前看過，我同意，有趣的地方是作品很淡、很純，作者帶出了自己是誰、自己身同感受的兩代關係，這個很簡單的小品，表現得中規中矩，在處理上面可以再雕琢。但我贊成他的情真，不是刻意地煽情，只是想講出自己的感受。對我來說，他已經達到他的目的，技術上是比較淡的，但我是可以接受的。

應：因為我寫過評審評論，所以很多東西就不重複了。剛才幾位說的我都同意，可以補充一點，（在大銀幕）放大以後，有很多細節特別是環境裡面的一些小物件，印象更深了，確實是加強了這種善意的感覺。這作品在一個社會環境的背景底下，雖然有借鏡日本家庭片的風格、音樂，可是也有一定的本地原創、帶出這個城市及世代之間的問題等，總體是善意的。要說更高要求及想法的話，這種善意會否是一種保守，或是一種限制？今天再看這作品中兒子做公務員，是不是像電影裡說的父母不在身邊，沒有壓力所以就選擇了？還是有意的呢？不是一種簡單妥協，或者是一種改變？今天再想像這對父子的關係，也不是說得很清楚是什麼，態度上的一種曖昧，有點擔心他到底是在一個什麼的態度和位置中。

關：我比較認同應亮的說法，整個電影形式及劇本，是很直白、很多東西是直接說出來，我不是懷疑導演的善意或意圖，但故事與他這麼貼身，亦正正是如此貼身，

他在台詞上的選擇是否可以不這麼直白呢？生活當中與父母的對話多數很細碎，但他選擇了如此直白。

范：沒補充的話，下一套作品《家》。

柯：再看一次，感覺他真是帶出了那個命題，但在技術及表達方法上比較粗糙，有點表面。他是想探討社會問題，但裡面沒有再繼續深入，以前的地被政府收了、現在被開發商佔領、改革開放、城市發展、斬樹及放火等，有點浪費，提出了問題但沒有繼續深究下去。分成近景及遠景這樣的章節，但結構很散，只是提出了問題，有了題目但沒有鑽研下去，如何繼續去發展或者去豐富這些呢？看第二次也是這種感覺。

應：處理上是比較表面的，但不排除是因為從太近的角度去想像自己家族，以第一身去看，很多東西看得不清楚。有很多複雜的事情他沒有去處理，例如宗族是有很多權力的關係，不管是內部還是對外的，與政府、經濟、社會團體等的複雜權勢關係，包括中國的農村土地問題，實際上農民沒有真正土地的擁有權、初期土地收歸國有、不同的勢力（鬥爭）、這麼多年為什麼沒有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他拋出來的只是一個現象，並沒有講到裡面，而這部份才是最重要的。作品長度也不短，二十五分鐘也沒有真正深入到關鍵的部份，這很遺憾。

莊：一開始看這個題材覺得很厲害，而且家庭也有牽涉到這些問題。這作品讓我聯想起《團團圓》講述阿嫲過身，能夠捉到一些精彩的秘方子。但這套有點太碎散，有點可惜沒有帶出當中最重要部份，其實如果他的家庭還是牽涉在這件事中，應該可以有更多途徑去涉獵，但他沒有。

關：我可能近年多在內地接觸到一些年輕導演，我覺得像應亮剛才所說沒有深入下去，只是建立了一些事情出來但未夠成熟，這是還好。但我接觸過很多年輕導演，又想去接觸這類議題，但卻有自我審查。他拋出這個題材，宗族之間的故事是很有趣的，但他是刻意迴避還是能力有所不逮，（這問題）一直在干擾我。

柯：可能是因為他在拍自身的東西，在取捨上面沒有呈現出來。我感覺到他有點在閃避一些東西，可能有些敏感的議題對家族或者自己還是不太好，所以有點避忌。

莊：所以不單只是政治審查而是可能牽涉家庭的問題。

關：這件事在廿幾分鐘內一直在干擾我，一開始展示的文字像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周：這種迴避或是自我審查某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這個情況裡面牽涉到家庭及村落的關係，我覺得有時紀錄片形式的作品，不必一定要很清晰地去處理當中的問題。拋出一些議題讓大家去思考也是可以的，只是成熟與否及做得好與否。（技術方面，）在大銀幕之下有很多瑕疵是放大了，而且很清楚，特別是聲音處理真是很不理想。

柯：是一些基本的標準也未達到。

周：很影響觀眾去觀賞。他用一種拋問題出來給觀眾去思考的方法，但這些瑕疵真的很影響觀眾。

范：下一套作品《蕪吠》。

關：這不是一個問題，但是我會在想是否不應該用吳浣儀和林偉（這類專業演員）來出演這套作品。

莊：同意，我明白你所說的。

關：此片是想說一個出獄的人，不是讓我們去看吳浣儀有多好演技。

柯：可能是他需要一個專業的演員去演繹，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我們在選擇演員的時候，理論上我們會選一個合適的演員去演繹所想的東西。所以可能在某些情節上，他想找一些高手或者比較有經驗的演員去豐富他的畫面。

關：這是取捨的問題，可能用一個素人會與那些影像更加融合。對我來說，總是看到吳浣儀，哪怕她有多好演技她也是吳浣儀。

莊：應亮對於這兩個演員不太熟悉，會否有同樣的感覺？

應：我沒有這種感覺，這種訊息。

關：可能是我們太過熟悉。

柯：可能客觀的人去看一個演員，是不會理會他是大明星與否，只要他們能夠達到導演想表現的東西及要求就可。如果是普通人的話，可能肢體語言上不太能做到，或者影像上始終需要一個演員本身的功力去幫助提升。

莊：我都有這種感覺，所以我與關錦鵬有相同的想法。

柯：導演的想法是想找個高手去處理他的影像？

關：素人可能會有另一種效果，但林偉沒有提升到整個戲劇效果。（他飾演）剛出獄的人，但他的身材還是很好不太像流浪漢，有很多細節例如尼龍床穿了洞，很明顯那隻手指是化妝出來的，如果他是表達一個這麼落魄的人，但是給我看到化妝過的手指，我是不能接受的。

柯：尼龍床旁的木條也太新了，波鞋也太乾淨。

關：就是沒有在細節上令到他那個影像更加能放在一起，跳得太過厲害了。

周：你提出的觀點是好的，假如他想用純影像去表達，就應用相應的影像去表達這兩個人及當中的故事。找專業演員去演可能不太能夠幫助得到，可能他去捕捉一些真人、在城市裡面的人會更好。如果是想用專業演員去豐富那些影像，反而不是一個適合的選擇。

關：正正因為此片是純影像（沒有對白），所要求純粹可能比起戲劇需要更高的演技。讓我想起《團團圓》那種純粹的動人，你是不會介意他是長鏡頭，不會介意他的美術不是很好。我覺得電影的純粹是最有趣的，我會覺得他是在 pretentious（裝腔作勢）。

柯：用純影像去給一個感覺是很難的。

應：我不太了解這兩個演員，但我感覺到他在視覺上是很有想法的。初審時我們都有討論過，今天再看有留意他為什麼這樣處理，例如一些特效似乎可以再討論，有一部份過分誇張，有些部份還是需要多作考慮。前面幾位所說的也是有道理的。

范：下一套作品《星燦騎士》。

應：我覺得有點不夠，很明顯的不夠。例如看的時候一直在想為什麼一定要用採訪的形式？這件事情成立在哪裡？看完我沒有完全明白，但不重要，只是我沒有完全找到理由。第二次看時，在想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故事口述的時間點，來作為這劇比較重要的故事時間，但看到最後明白了，是過新年會放煙花這個原因。但還是很不夠，兩個人的感情，那個被槍殺的還是太簡單。騎單車在路上的一些特效，有些很好看，有些印象深刻，但是有些還是很不夠。兩人的角色設定還是太簡單，一個很衝動的人，一個只是跟著朋友講義氣的人，就這樣了。內部沒有辦法把族群、社會暴力、眼睛忽略的權力關係、對差異弱勢的尊重等展現出來。這些部份太過簡單地去處理，是很可惜的，但其實這是個很好的想法。

關：他有很多流於表面、很簡單的情節，包括選擇一位年輕的朋友去用錄像口述這件事，他到底在說真事，還是在說故事？是為了拍攝這段片去寫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虛和實，很能帶出電影的虛虛實實。如果你說《白沙堆》是太實，我一直在想這套到底是想表達他的憤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沒有去追索他是否接觸很多權力、委屈那些東西。他只是一個這樣歲數的年輕人，去說一個他可能都不認識、不懂得去判斷的事情，及只是說受老闆氣等，可能加深了社會階層、或者社會帶給南亞裔人的東西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跟著別人說，我要憤怒，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周：除了被老闆欺負之外，有提及到他覺得他們自己是隱形的，因為他說出踩單車的原因，以前踩單車是想告訴別人我的存在、我想引人注意，但這次踩單車只想避開人、不想留在家中。我想是累積了很多南亞裔人在香港所受的歧視，抑壓了一些怨氣。

莊：這是其中一套我很喜歡的。有趣的是我明明知道左邊的屏幕是戲劇，但我忍不住想追下去，一邊聽他敘述，會想一直追下去。他的獨白裡面很多也是這樣，會令人覺得我不是這樣想的、這樣一定是錯的，但他令我不去作出判斷。他看到作為少數族裔在城市裡面被迫遊走在某個方向，那個影響是一定有的，或者他沒有很深入地探討這問題，但就這樣短短的也有令我想思考這個問題的感覺。

周：這套作品的價值是可以給香港人去反思一下，我們對南亞裔人士，這些都是同伴，我們做過什麼呢？反而這次在大銀幕中，我發現了一個危險之處，不知道是否放大了來看，那個影響是否過頭了，或者一些不願意或原本不太想思考的觀眾會去想，南亞人就是這麼暴力，讓觀眾定型南亞人的印象，會否深化了這種歧視？我會在想這種危險，就是大銀幕給我的感覺。到底是否在處理上他那種手法要再調整一下去防止那種危險？

關：他用這種形式已經沒有這麼深化那種歧視。

柯：與第一次看的感覺沒有很大分別，那個年輕人控訴社會的影響很大、很有趣。但這次大銀幕看沒有了這種感覺，不知他是有意無意的令我覺得很假、有點虛的感覺。看下去我有點無法進入戲劇的環境，會否用一個技巧性去包裝了這件事？這是有好處的，他選擇了以記錄形式去處理「我」的故事，而不是去拍攝一個虛構的故事或觀念。

莊：你（周）剛才所說深化這個問題，令我想法有改變。為什麼可能會引起那種危險是因為我不熟悉他，但我看這套片的時候很喜歡這個人，因我有進入這個人遭受的困境。雖然他說了很多例如那些警察很壞什麼的，但我就是能夠進入到他的視角去看，很有趣。

范：下一套作品《忙於一事無成》。

周：這套很有趣，初選時我們三人（應、柯）也有選擇他，也很喜歡這套作品。我覺得那種荒謬、荒誕、漫畫的感覺我們是很欣賞的。但又是大銀幕的問題，他那種荒誕是源於當中的很多很傻、很白痴的東西，大銀幕放大了這些東西，卻掩蓋了漫畫的那種效果，令到整件事很散，大銀幕與小熒幕是有很大的對比。

柯：我喜歡這套。在技巧、功力上不是很完美但我喜歡他的概念，用了一種黑色幽默、荒誕（的手法）。為什麼一定要努力？為什麼要有目標？我可否 hea（慵懶）一世？用一個負面的方法去帶出正面的想法，他的幽默感就是在這裡。有趣的是，處理的方法可能未算很成熟，但那種虛無我很喜歡。最後簡單到有個小派對，就是開心即可和享受活於當下。這想法是很有趣的，也喜歡那個彩蛋，他整個人的生活態度我是很欣賞的。我為什麼不能這樣？看起來很小朋友的（想法），例如那個用膠紙貼的地線，好像很少進步，但是卻在不斷改善。

周：我補充一點，他那些價值觀、虛無及頹廢，我是很喜歡的。內容我也是喜歡的，但那些荒誕的處理方法，在小螢幕看是很可以的，放大看是會影響到觀眾，有趣之處會被那些不完美或者瑕疵蓋過。

柯：可能在技巧上很混亂，他在技術性上還需要進步才可去豐富他那些無厘頭的想法，功力只是未成熟，但是概念上我是很喜歡的。

莊：故事我是很喜歡的，（主角）在十二元店（打工）這種很生活化的設定，我自己很喜歡的。看的過程我是享受的，很有幽默感，只是覺得有點可惜。我有種太飽、有點太多的感覺。可以再調較一下節奏，現在這樣看有點亂、有點飽，不懂得怎麼去形容，到底是去寫得緊湊一點、不要寫得這麼滿、不需要每個角色都天真地圓滿，會否更加有趣？

關：這套作品最大的意義是鼓勵一些年輕導演，hea（慵懶）是沒問題的。近年很多年輕導演讓我看到有點站在高地去看香港小眾（的傾向）。這套鼓勵年輕導演，我hea、樂觀幽默地去hea是沒問題的，但技巧（不足）是在抵銷他這麼有趣的故事。

柯：我贊成關錦鵬所說的。他好像在說負面的東西，但是某些程度上是很正面的。

范：下一套作品《下雨天》。

莊：我喜歡這個作品，他令我開始時有種很單面的感覺，又說黑警、又說大陸人，但有趣的是後來覺得三樣東西同時發生，令我有種想跟下去的感覺，甚至到最後有很大的飲泣，只有三件事就令我最後有緊張的感覺。

柯：我喜歡這套戲，這是鏡頭先決的創作，普通創作時導演通常都是鏡頭先決，純粹是個人取捨，但這部份分別可以很大的。單看內容是沒什麼趣味性的，一個掌摑的場面，一個死讀書的人，後面就是雨傘運動回來時候的一班年輕人，（但鏡頭）用得很聰明。拆散看是沒什麼特別的，但簡單的東西用不同方法去呈現就有不同的感覺，例如《大象席地而坐》為什麼拍這麼長的鏡頭，這是當然的選擇，如果不是這麼長很多東西沒法看出來。《下雨天》的導演不是撞彩的，他知道如何去使用（鏡頭），沒有很戲劇性，但有趣的是背後的東西，側寫現在社會年輕人的心態，分開來看是沒什麼好看的。他選擇在學校、學府、教育場所之下去說未來，下雨象徵的意義是有趣的，他是有思考過並成熟地使用。

關：我同意，他選擇了這個故事，他聰明地選擇了他的唯一。

莊：他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說了一些複雜的東西，社會面貌、年輕人的畫面，是編劇很久也沒法編織出來的東西。

應：我也是喜歡的，原因跟柯星沛差不多，因只有電影才能這樣說故事，唯一覺得讓我不太能完全接受的是他聲音的領導性，聲音讓觀眾跟著那幾個空間，幫觀眾選擇了戲劇的次序，這部份我無法去接受。因為一個長鏡頭應該是比較開放的，應

讓觀眾自主地選擇，讓觀眾主動與畫面的不同空間的人交流，而不是強迫，強迫的包括情緒、判斷等。那個聲音處於很強的領導狀態，這種很技術、很有目的性（的處理），讓我很難覺得舒服。這部份可以討論的，這裡不是一個貶義的意思，只是很明顯看到電影工作者的野心，去到最後會否太過？去到自殺的部份，再想想，未必一定要全部都放得那麼強烈。

周：這是一個用電影手法去處理的舞台劇，所有部份都是設計過的。

關：那個聲音的設計像舞台劇上的燈光效果。

周：每次看到的重點是不同的，所有東西都經過計算，是設計性很高的作品。他的處理的難度是很高的，到底是如何彩排這個表演的呢？

關：看的時候我也有想像他是如何彩排的。應亮提出的很值得我們去討論，導演用了這樣的形式，唯一用了聲音去強迫我們。他用了聲音代替鏡頭放大縮小。

柯：同意你所說聲音的問題。可能技術上用 5.1 或 7.1 那些立體的聲音，可使這種感覺沒這麼強烈。在 4:3 的屏幕中，聲音很難割裂出來，如果他在聲音上利用技術去提升一下，或者可以改善得到，重新設計一下聲音。所說的内容好像沒什麼特別，畫面靜止了，唯有去聆聽聲音，但是聲音沒有帶著流動。

關：如果沒有內容、對白是這樣的話，他更應該用一個開放的處理手法，不是一定需要每句對白都讓人明白，可讓觀眾自己選擇，但現在有所限制了。

莊及周：同意。

關：如果他這麼強勢去控制我們，去跟隨、去看，這形式是可以的，問題是分場劇本上，他沒有最好的分場劇本。我不一定要這樣跟著的，你開放這個空間的時候我自己去跟隨就可以了。

范：下一套作品《每六秒一蚊》。

應：這套我也寫過評語了，今天再看也沒特別的變化。設計上有點問題，例如打電話，接線聽一些色情的內容，這些好像不是現在的事情。這個戲劇行為作為重點，那個想法概念是很不錯的，那個角色扮演，小孩打電話裝大人，但接線的小姐對孩子有好奇及關心這部份出來一點點就沒有了，很單一，就不太理想。有些點都是有趣的，例如夜晚下著雨婆婆的出現，拋出來的形象到底要表達什麼呢？他沒有發展下去。

柯：第二次看還是有趣的，他是一個很寂寞的小朋友，寂寞到發脾氣丟玩具到窗外。小孩與接線的小姐是能寫到出來、有效果的。我會在想最後的鏡頭會否看不到 Yoyo（接線小姐）的樣子會更好，當然只是小問題，最後一個情節父親在打小孩到底是否需要？

關：整套戲就是寂寞、小朋友也寂寞，Yoyo 其實應該早就知道他是小朋友卻沒有去揭穿，如果再挖深少少，這些角色就可能更加動人，但對這細節的要求導演放棄了。

莊：這個作品故事性太強、但是沒有很強的說服力。那些聖誕燈飾、單親爸爸照顧家庭，太夢幻了。如果再夢幻一點會如何？現在看起來反而有距離，難以投入。

周：我猜他想多說些小朋友寂寞背後的原因，例如最後父親回來打他，因父親是西廚，聖誕節西廚很忙碌是正常的，可能受完很多氣，然後還要被人投訴高空擲物，於是才打他的。這裡很微妙，片中沒有帶出父子的關係，但（小朋友）與那女人講電話為什麼要扮成父親呢？某程度上是有一種投射的，但是不明顯。但我有被觸動的部份是，小朋友要訴諸這樣的電話，遇上願意去聽他說話的 Yoyo，還邀請她去看他表演等，在大銀幕下看時，悲情的部份是放大了，真是有點淚光。

范：下一套作品《團團圓》。

關：（片中）是他的家人嗎？

柯：是的，不是戲劇是紀錄片，是嫵嫵過身了。我猜他創作的過程是沒有任何計劃，只是單純去記錄及將那些紀錄合在一起。相比起一個純粹長篇大論的戲劇，更加感動。那種質感及真實不是隨手可得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配合。

關：你肯定這是一個紀錄片？但我沒有把他當成紀錄片看，因為他那些 Spacing（空間）不像是紀錄片。

柯：以我的理解，（那些空間）不是 blocking（走位）做出來的，是自然流露出來，那種震撼很厲害。

莊：我也傾向覺得是紀錄片，導演很厲害，那些鬆緊的部份拿捏得很好，令我覺得很戲劇性，同時又覺得是真實的，又有技巧在中間。

應：他的背景我比較了解，是我在采風工作坊認識的學生。這次有兩部作品入圍了，《開關》也是他的。他就是腦子長成這樣的一個作者，曾經也很努力地去拍過一些劇情片，過程很痛苦，但最終出來的還是自己原來方向的作品，不像一般講故事的方法。他剪了很多版本，其中這個版本我認為是最好的長度，他也有兩小時的版本，也有幾分鐘的，每次看也覺得這個版本是最恰當，是他爸爸要求他去為家庭拍下的，沒有目的，每天拍著拍著從中抽取一些組織起來。

關：這些選擇也是需要他有才能才做得到的。

應：他在采風工作坊學的是紀錄片，但出來的功課也是比較實驗性的，像這種風格、方向的東西。他本人也有其他特長例如跳舞、畫畫，所以另一條片《開關》中主要的舞者是他弟弟，是一個專業的舞者。

范：下一套作品就是《開關》。

柯：這部戲對我的意義是獨立。年輕一輩的（導演）多偏於某種風格，例如戲劇性或敘述性高的，對於獨立的方向可以探索多一些，或者去做些實驗性的。年輕人多經過傳統電影的洗禮，不應只拍某些類型的片。這部戲有趣在嘗試將聲音、畫面分開一下，影像及文字分開一下，看的不只是戲劇，也有讓觀眾思考一下。

關：他到最後的三分一才把聲音、字幕揭露出來，如果他能夠早點利用充裕的時間說出來可能更好。

柯：他可能想逐步去處理，循序漸進，可能擔心太快所以最後才去總結，也可以像你說的，一早就開始處理，但是他選擇了分段去處理。

范：下一套作品《吊吊掬》。

關：我覺得這套作品的對白出自那些角色很合適，例如任意行這個學霸是很資訊性的人，這些年輕人的邏輯，我覺得很有趣。

柯：裡面的幾個主角很鮮明，對白很恰到好處，表現到他的情緒及很到位，很有趣味性，開始到最後整個關係的建立、性別或者是身份認同等，導演拍出來很有神采，不知道是導演本身對於這個事件很有興趣，還是很有經驗及技巧？

關：他整套作品的 **Energy Level**（能量水平）很厲害。

柯：對，是每一場也有這種感覺，那些男男女女的關係、男權及女權等等。

關：這套也是不失幽默的，《忙於一事無成》在議題上也做到（幽默），但執行上這套做得更好，他找到方法令所有東西及演員恰如其分。

柯：裡面的素材太豐富了。

周：我沒有很強的感覺，像關錦鵬所說他有《忙於一事無成》的幽默，但這套是另一種的極端，那些幽默的元素是在的，但好像突出了這個導演的傲慢。我作為觀眾有種被冒犯的感覺，會覺得他是在挑戰觀眾，傲慢地告訴觀眾他能夠做到這些東西。這是我作為一個觀眾的感覺。我不認識這個導演，我知道他之前有些很好的作品，但在這套作品上面，就是有這個奇怪的感覺。

關：我跟你的看法很不一樣。你剛才所說的被冒犯，我覺得他更多是想寫任意行和他姐姐這兩個角色，也反襯了男主角。他想講的是性別和權力，我覺得他是沒有界線的。

周：性別那部份我沒問題的。

關：把所有資訊帶出來令你覺得冒犯？他是在完成那個角色的設定。

柯：純粹從導演的觀點，他所說的話題，我是很有興趣的。通過他用這種方法去說明，會看到他是很有自信，信心爆棚的。對他來說這個議題是隨手可得的，當中有沒有計算我不敢說，但某些程度上是隨手得來的。我為什麼不能把我想說的、我有興趣想說的都放在這個作品裡，並展示出來？他很拿手地處理這些事情，很多部份也是很成熟。

莊：他是有計算的，而且計算得很厲害、很聰明。這不是我最喜歡的，但也是頭三、四位的。我覺得他很好玩，很懂得去玩，將關錦鵬所說的 **Energy Level** 推出來，捉到那種青春。但剛才所說的傲慢，可能是裡面有一種青春的傲慢，或者是因他懂得如何去玩這個遊戲，令他覺得揮灑自如，有趣的。

關：趁年輕張揚一下就是青春。

莊：他應用在這個題目上，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應：我們很可能不習慣的是，在大銀幕上看一部「青春片」，卻感受到很強的精英氣息。但我沒有不舒服，尤其在大銀幕看我是欣賞的。導演是有十八般武藝，無論是他的知識儲備，還是他的背景可能跟很多年輕導演不同。但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相對來講是有自己獨特全面的東西。我也有看過他以前的短片作品，不是這樣的，是些很寫實的，有點像《白沙堆》，這次的作品是另外一個面貌，還是挺吸引人的。

莊：那些對白我也是佩服的，有時候你去雕琢也是可以雕琢得不好的。

柯：技巧上是不錯的。

范：接下來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提名，或者心水？可以每人先選出三個喜歡的作品來討論，或者直接提名得獎作品。以慣例是去到迫不得已的情況才會投票，希望你們能夠討論到大家都滿意的賽果。

關：我們是否應該每人先提名三套作品？

柯：選四個也可以嗎？

范：可以的，提名是沒有限制。第一步我們可以收窄討論範圍去你們喜歡及值得討論的作品。

莊：我提名《下雨天》、《團團圓》、《星燦騎士》及《吊吊掬》。

周：《星燦騎士》、《下雨天》、《每六秒一蚊》及《白沙堆》。

關：《團團圓》、《吊吊掬》、《下雨天》及《星燦騎士》。

柯：《下雨天》、《團團圓》、《吊吊掬》及《忙於一事無成》。

應：《團團圓》、《吊吊掬》及《下雨天》，就這三套。

范：可以先收窄討論，暫時最多人選擇的是《下雨天》，有五位，但未必多人選擇就是金獎，可以再討論。第二多人選擇的是《團團圓》及《吊吊掬》，有四位，然後有三位選擇了《星燦騎士》，有一位選了《白沙堆》、《忙於一事無成》及《每六秒一蚊》。那我們可以先剔走一些沒有人選擇的，包括《家》、《蕪吠》及《開關》。

柯：可能特別表揚的時候可以再討論這些作品。特別表揚的不一定是整體都好，但有一些方面做得好也可以，作為鼓勵。

應：同意，特別表揚到時候要說明一下表揚的是哪些部份。

范：我會建議針對三套暫時最多人提名的作討論，可能有人已經有心水的金獎、銀獎，或者未確定獎項。

周：可否把《下雨天》當作金獎呢？初選的三名評審也有選擇，現在五名也選擇了這個作品。

范：五個人選擇了這套作品，但是否大家也認為這是最佳的作品？

關：我個人覺得《下雨天》不是金獎。

應：《下雨天》對我來說也不是金獎，初選時選他是因為覺得他能入圍。

柯：對，初選時我們沒有討論到，只是單純覺得可以入圍，留待現在才來討論的。

范：為自己支持的作品爭取一下吧？

柯：我比較難去選擇喜歡與否，如果一定要由三套中選一套，三套我也很喜歡。我喜歡沒有 plan（計劃）的東西，對我來說獨立的界線在哪裡？應該如何去判斷？會否是異於一般商業環境下勇敢去做創作？如果是這樣，我會選擇《團團圓》。

關：金獎我覺得不是《團團圓》就是《吊吊掬》，這兩套作品的導演都選擇了很真實地去面對自己。《團團圓》不是沒有計劃過的，紀錄片從來都是有選擇地去製作出來的，只是留待剪接時才進行這些計劃，如果《吊吊掬》是如此張揚地去面對自己，比起《團團圓》成熟更多。

柯：這個 plan 我強調的是創作過程沒有劇本。

關：剪接其實也是一個創作。

柯：明白剪接是第三次創作，整個創作採用先記錄所有事情而不知接下來發生什麼事的方式。兩個創作都是有趣的，一個是在腦裡面計劃好了所有，每一場戲都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 plan（計劃）的意思就是這樣，創作的開始是有動機的，然後去選擇拍攝的模式。而紀錄片是撕開了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去呈現自己的傷痛。

關：我比較願意去相信《團團圓》導演的初衷，不是父親叫他去拍攝所以才去拍攝。

柯：兩套作品的導演都忠於自己，所以才會看到那種感動或者力量。

關：如果沒有再補充的話，我和柯星沛可否先提名我們心目中的金獎？

柯：我們先討論金獎，然後再說銀獎吧！

莊：我不知道如何去說獨立電影背後的意義，純粹去說我的喜好。我會選擇《下雨天》，相對於《吊吊掬》及《團團圓》，前者在題材上我沒有看過類似的東西，後者我有見過相似的但不相同的。而我依然是很佩服《下雨天》所採用的方法，去捕捉一些很難去說明的事情，卻又能夠說出跟香港很貼身的關係。另外那兩套我也喜歡，只是我會選擇《下雨天》。

周：我的選擇是很不同的，《團團圓》本身的出發點是一個家庭錄像，然後從中揀選也是一種創作，我是接受的。在初選時也提及到，整個過程是處理一個家庭問題，卻又沒有令我感受得到對於嫵嫵的思念，但突顯到中國人那種狀態、一種質素。我接受到應亮的解釋，他是有碰巧的情況，但計劃與不計劃與獨立精神與否是沒有關係的。能在幾百段家庭錄像裡剪接成這樣，我是欣賞這個創作的成分。但對我來說，還未去到金獎或者銀獎。至於《吊吊掬》我是沒有選擇的，純粹是我有點接受不到，他是很忠於自己的，但是否很先進、很前衛，我覺得不是。現在很多人也有這種想法，他忠於自己、他就是這麼傲慢，但一個人如何去表現自己的價值觀呢？我覺得不需要用一個高姿態的感覺去呈現。我會去欣賞一些人，很聰明但還是有謙虛的心態去創作，我不欣賞這種傲慢，不是他不好，只是這個導演的手法，有點像這種感覺。他很厲害，整個拍攝、顏色、技巧及各樣東西上也很豐富，有種我想告訴你我很厲害的感覺，我不欣賞這種表現手法及態度。如果他得了金獎或銀獎，我是有點不舒服的，但我尊重這個結果。

范：那你心目中的金獎是哪一套？

周：《下雨天》和《星燦騎士》。

應：我覺得《下雨天》的表現也很強，他用了一個看起來不起眼的手法，但事實上裡面的東西是很耀眼的。《吊吊掬》就比較一致，外觀樣貌與裡面想的都是一樣的，這個部份反而吸引到我。《星燦騎士》我沒有選擇，我前面只說了三套，如果要

提名第四套我也會選他的，他的感覺有點像獨立電影。如果說獨立電影的話《團團圓》會比較貼近，因他給人一種手工的感覺，不需要別人的幫助，沒有重複的東西，沒有人可以取代他，別人也不能去模仿。在評獎的角度去看《團團圓》及《吊吊掬》，我也沒法去說比較喜歡哪一套，比較難判斷哪個比較獨立，但可能《團團圓》給他鼓勵的意義比較大，因為他不工業，還需要去成長，相對需要一些鼓勵。《吊吊掬》的導演其實已經進入了工業，只要給一個正常的評價就可以了。

范：現在你們提名的金獎有三套，《團團圓》、《下雨天》及《吊吊掬》。

關：不如我先說我心水的金獎、銀獎及特別表揚獎。

眾人：好。

關：金獎是《團團圓》，《吊吊掬》是銀獎，《星燦騎士》是特別表揚獎。

應：跟我完全一樣。

范：《團團圓》暫時有三位提名金獎，有沒有對此有反對的？沒的話，我們可以討論銀獎。銀獎暫時有兩位提名《吊吊掬》。

莊：如果《團團圓》是金獎的話，我想提名《下雨天》作為銀獎。

周：我和議。

范：重要的一票落在柯星沛手上，現在關錦鵬及應亮選擇了《吊吊掬》，而莊梅岩及周博賢選擇了《下雨天》。

關：我和應亮不約而同會覺得《下雨天》那種經營太刻意，雖然我們曾經說這是他唯一的方式，但聲音那部份沒有令整件事情變得更開放地讓觀眾去感受。

柯：我兩套都喜歡，不能立刻決定，聽了各位評審的意見，傳統分析故事後面的發展，《下雨天》單看故事是不好看的，但他後面那個時代的東西，厲害地側寫了整個社會、整個社會的政治及年輕人，到最後產生了一個悲劇，那個是很社會性的。《吊吊掬》是很個人的東西。如果想和香港的社會拉上關係，我覺得《下雨天》技巧上是好的，但《吊吊掬》的技巧是好過《下雨天》。

關：想補充一些，我個人覺得如果你說《下雨天》在說整個香港社會，令我覺得現在香港人看任何與雨傘、學生運動等（有關的事），都自然地將自己的情緒帶進去了。比如《點五步》本身是關於棒球運動的青春片，但也加入了黃雨傘的畫面，去帶出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但有時我們作為觀眾看待雨傘、學生運動時可能不夠冷靜及清晰。

莊：我看的時候自己有不斷自我審查的。是因為他寫雨傘所以我覺得他好？但我只是盡量想將自己抽離，我覺得他裡面不是只有這點，例如你說《點五步》，我覺得他有他的立場，我感覺到的。但《下雨天》好的地方，我覺得在於他捕捉了整個社會，但沒有很誇張，沒有過分地去利用。因沒有偏幫任何一方，所以我沒有這個感覺。

周：我不覺得他是在利用的。想補充剛才提及過的評獎的角度，正因這個獎是有獎金的，我們應該用這個獎去鼓勵哪一套？我們可以用這個角度去選擇。

莊：我們剛才去選《團團圓》的時候，是因為他沒有很 plan（計劃），很設計。來到銀獎《吊吊掬》及《下雨天》兩套都很 plan（計劃）的，且是很聰明的，《下雨天》沒有大灑金錢或者資源就做了。

關：我不覺得《吊吊掬》是你所說的那種 plan（計劃），那個導演只是夠成熟及能夠掌握到他的技巧去拍攝這一套他鍾愛的題材。

周：我有稍微覺得，如果從獨立精神或者實驗精神來看，《下雨天》是有趣地去 plan（計劃），而《吊吊掬》的技巧更高，《下雨天》用這種方法去呈現出來，對我來說會是更獨立及實驗一些。你（關錦鵬）說用聲音去引導觀眾不是很開放，也是一些實際的考慮，當作是舞台劇我覺得這是可以的。而用了 4:3 的螢幕，觀眾是否真的能夠聽得到那些聲音我是懷疑的。

應：《吊吊掬》看的過程當中觀眾都感受到一種輕鬆及幽默，雖然演出不是特別好，但這些演員在他的引導下，確實是有些段落裡面出現了一種即興的感覺，有些超出 plan（計劃）的東西，因為這個導演相對比較成熟，知道如何處理演員、場景等這些方面，他有自己的空間及彈性。相比之下，《下雨天》完成度是高更多的，原本的那個藍圖，每一步會如何走，基本上也實踐了出來。《吊吊掬》的結構雖然很仔細，但裡面一定有很多計劃外的東西，這個在看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得到。以電影論電影的話，《吊吊掬》是比較強的。

柯：一定要我選擇的話，我會想從導演本身去看。《下雨天》用了一個鏡頭先決來控制所有東西，是一個好的選擇，但不知道他有沒有選擇過其他方法。但《吊吊掬》的導演在技巧上是有信心的，當中的神來之筆或者是隨手可得，裡面也有很多神彩，可能是從他的剪接、音樂、節奏或者力量中可以見到。《下雨天》側寫了整個時代，我是覺得有趣的。但我應否去選擇一個時代的紀錄片？還是我去看導演本身呢？我覺得《吊吊掬》的導演是在釋放自己、去接受自己。最後我決定選擇《吊吊掬》，這是一個很難的決擇。

莊：如果有銅獎，我會想為《下雨天》拉票。

柯：對，這三套真是很難去選擇，有沒有可能有兩個金獎？

范：是可以的，但是你們想如何選擇？通常出現的情況是雙金，然後銀獎從缺，但繼續有特別表揚的。或者金獎從缺，但金獎從缺就是一個很強的 **Statement**，就是今年的質素不達標才給雙銀。至於有沒有一金及雙銀，在案例上是沒有發生過的。

柯：要看大家意見是如何。

關：我想補充一下，Jun Li（《吊吊掬》的導演）也是玩鮮浪潮所以被舒淇看上而有機會去拍《翠絲》，可以預計到這個導演在主流的商業社會裡面是可以繼續發展的，我們剛才也討論過，他已經在這個行業裡面，那我們是否應該再鼓勵他呢？我的看法是我會願意相信這個導演，哪怕他已經入了主流商業的環境，我也想鼓勵他去拍自己的東西，這也是一種鼓勵。

柯：我不理他是否主流，只看現在的作品。我只是提議一下看你們有沒有和議。因為要選一套對我來說真是很難。

關：我很難同意，對我來說金獎及銀獎分別是《團團圓》及《吊吊掬》，特別表現的話會選擇《星燦騎士》，我沒法接受《吊吊掬》及《下雨天》都是銀獎。

范：如果不變的話，我們是否繼續討論特別表揚獎？

莊：特別表揚獎，對我來說會是《星燦騎士》或者是《下雨天》，特別表揚不代表第三名的對吧？

范：在我們的角度，這個獎是有些特別的地方值得被表揚，可能是整體或者某些部份，當然有些會議上會有評審把他當作銅獎去處理，但這也會尊重你們的選擇。

應：特別表揚獎可否有兩個？

范：可以的。

莊：如果有兩個的話，你會選哪兩個？

應：跟你一樣的。

周：如果是兩個的話，我也是選這兩個。

眾人：同意。

公開組得獎作品

金獎：
《團團圓》
李偉盛

銀獎：
《吊吊掬》
李駿碩

特別表揚獎：
《下雨天》
曾慶宏

《星燦騎士》
羅偉良